

流光飞舞

吊脚楼和老木匠

◆ 微音

【搭建家园】

吊脚楼这一古老民居,为“干栏式”建筑的一种主要形式,是鄂、渝、湘、黔地区土家族普遍使用的一种建筑模式。传统吊脚楼属于纯木结构,采用穿斗式,不用一钉一铆。依山就势,以吊脚之高低来适应地形之变化,并将楼房与平房结为一体。

吊脚楼的纯木质结构,对前期木料的准备要求较高。熟练的木匠根据地势规划吊

脚楼的结构,柱子、梁、枋的数量因地势而异。锯子、刨子、墨斗配合将木料准备好,枋与柱子间的咬合处也需要打通。

木匠在测量基础上将吊脚楼的建筑构件准备好,李文顺指着家里的一堆木屑说:“木活太累了,是体力活儿。过去建房子,需要雇好几个木匠一起工作。按天收钱,上世纪60年代只要两三块钱一天。可现在虽说涨到150元一天,但会的人也不多了。”

传统的吊脚楼窗子有雕花工艺,由于工艺精细,随着老一辈木匠的渐渐离世,会雕花的木匠也越来越少。“教我木工的师傅两年前去世了,他会雕花,我不会。不过,即使这些老木匠也已经好多年不做雕花了。”李文盛暗暗地叹气。

尽管是100多年前的工艺,雕花窗子上的纹理依然清晰可见,被岁月磨整平滑洁白的窗边保留着良好的工艺,也见证着岁月的变迁。

【吊脚楼里的诉说】

大板营村现存的木匠人数很少,小成村仅有两个木匠,53岁的李文顺和67岁的李文盛。李文顺14岁到木叶乡镇拜师学艺,学了两年后回到小成村从事木活儿。1964年建木房到村里,不仅建房子,还会做定制家具。

那时,村里嫁人的陪嫁家具一般都是各家准备木料,请木匠打制,碗柜、衣柜、桌子、凳子等。现在,每家每户依然延续着这份习俗,除去现代化电器,所有家用设施都找木匠打制,用木料与竹钉做成一件件承载着古老工艺的家具。

村里一位80多岁的老人说,自家的碗柜已有60多年历史了,现在的年轻人打出生就有的家具,却对这些东西的具

体制作过程知之甚少。黑色漆制的碗柜在角落里默默静立着,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民。

木匠多靠传承,拜师学艺需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。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,盖木房子的人越来越少,对打制家具的需求量也不如从前。村里的木匠不得不改行以维持家里的基本生活,“木匠没用”的观念逐渐侵袭到一代代山民的意识里。

李文顺与李文盛的儿子均不会木活儿,现在盖房子的人少了,吊脚楼造价太高,也就没多少人需要木匠,又是体力活儿,太累太苦了,不如出门打工赚钱快。

山里人的生活只是生活,为了生计而生活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这里虽远离城市,然而由于疾病与生存的困扰加之民工潮的推动,年轻人都出外打工。在他们眼里如何维持生存才是最关键的事情。中国这么大,总有人会这项工艺,他们

觉得自己并没有继承和学习的必要。

清晨,站在地势较高的地方,大板营村的全貌就映入眼帘,一户户木制吊脚楼依山而建,层层叠叠,低吟着土家族古老的故事。建造它们的木匠大多已长眠于此,仅存的却也是后继无人。

这些错落有致、高低起伏的吊脚楼,是人类倾听大自然的声音而创造的杰作。时间赋予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气息,面对它,只见生命的真纯古朴,不见一丝的喧嚣和浮华。

不禁要问,我们的世界究竟要变成什么模样,那些原有的美丽文化究竟要不要保留?高楼大厦千万间,光影墙与激光束交织的夜空一定强过月光曲和小星星?

木板与木板间的接合,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开始断裂,谁能把它们接起来呢?

我们追赶着现代的脚步,玻璃幕墙反射的光影让人迷离,高大的钢筋水泥楼层一排排伫立,站在高处,一个个小方格令人眩目。我们向往着现代化,却忽略了原始的意义。当你走进百年木屋,触摸到历史的印记,你会不会想住在这里,做一个木匠,盖一座自己的房子。

这是一个关于吊脚楼和老木匠的故事。他们传承着祖辈的记忆,用山木搭建家园。然而钢筋水泥的世界中,传统的技艺在慢慢流失。在生存面前,他们只能后退,退到吊脚楼的角落里。



【老木匠】

早晨7点,远处山脉间的雾气还没有散去。木匠李文顺就已经拿着斧头进山了。

他哼着山歌往大山深处走去,蜿蜒的山间小路一走就是几十年,他知道哪里有古树,哪里有野果可以充饥。山林之于木匠,就像土家族世世代代居住的吊脚楼,他们清楚吊脚楼的每一处结构,每两块木板之间的咬

合。取材于山林深处的竹子与山木是吊脚楼最原始也最合适的材料。如何选择好的山木与竹子,是考量一个好木匠的标准之一。

重庆酉阳木叶乡大板营村,李文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53年。他13岁学艺,如今已是40年的老木匠。5年前他结束打工,回到家乡继续从事木活手艺。

与李文顺聊起当年的情形,他高兴的表情无法掩盖地溢于言表,那是一种幸福的回忆。“这个房子是我年轻时自己盖的,现在修修补补都是我上山砍树做的。”李文顺一边走,一边细致地

解说着吊脚楼的建造过程。说到兴奋处,他拿起旁边的树枝给我们比划。

吊脚楼的建造一般需要一个多月,主人家根据地势选好地,进山砍树,建一座吊脚楼,“估摸着百八十根吧”。熟练的砍树工砍得快,火候一到,一声嘶扯的“啾”长音,山木顺势倒下,压到草木的窸窣声一段时间后才能平静。新鲜的树木水分多,村民一般砍伐后将就地晒干,待水分蒸发得差不多后再搬回家。由于交通不便,这里的山民多采取肩挑方式,走在蜿蜒的小路上,搬运着建房或打制家具的木料。



特别策划

秋雨走陕北

◆ 秦延安

深秋听雁

◆ 付秀宏

读秋

深秋,去听大雁的叫声吧,我总以为,那“嘎嘎”、“伊啊伊啊”的声音是世间最美的音乐。天冷了,树变瘦了,稻田显露了大地的颜色,高粱地里只剩下了一颗颗,黄昏或傍晚的冷云在酝酿着秋雨,正是“八月初一雁门开,鸿雁南飞带霜来”的时节。

“带霜来”,是一种萧杀气候的开始,像大雁的撤退和转移,留下了很多空寂,也留下冷清的诗意,在满天地里铺开了。

落叶满地,秋进入了煞尾阶段,空气中漂浮着明净、高远和悠深的气息,这种气息与澄静的湖水融为一体,与廓远的田野心神相合。天空与大地之间,理性远大于感性,你是你,我是我。我常常呆呆地立在草甸上,听离开西伯利亚家乡大雁的叫声,觉得心间莫名的感动。

在曹妃甸湿地,可以见到在这里休整的大雁,虽然它们只是短暂停留,但带给人无尽的遐思。等待吃饱食物后,它们再次起飞,还是那样热情十足,用号子般的叫声给同伴鼓舞,几十只、数百只,甚至上千只汇集在一起。

大雁真是了不起,它们懂得物理学。加速飞行时,它们把队伍排成“人”字形,以最省力的方法行进。省了力,却不能默默飞,要造一种呼朋引伴的气氛。利用耳朵点燃心情,十里八里之外,雁阵都能听到行军歌那不断绽放的声音。它们懂得智慧、互助和合力的内涵,高昂的风不断跑来,拂过一只一只的雁翼,把雁的仁爱撒落一路云空。

头雁是雁阵的灵魂,在“飞越、飞越”的呼喊声中,雁一只又一只,悄然展开,如一章章无尽的诗篇。在“人”字尖上飞动的“头雁”最费力,它用翅膀的扇动为后面的大雁带起一阵风,从下面往上面送,这阵风依次传递下去,能把后面的小雁和老雁轻

轻地抬起来,这样小雁和老雁才不会掉队。

雁阵这种节省体力的方法,让人感动。而头雁是没有那阵风能利用的,它是创造者而不是享受者。为避免疲劳,迁徙中的雁阵会不断更换头雁。一旦雁阵整体减速,队伍便会由“人”字换成“一”字。

每次,看到雁阵排着队飞过,我就会听到那魂牵梦绕的叫声。那时,我心里一紧,然后又舒展开来。啊,大雁的气场真好。在枯燥的日子里,能听到大雁的叫声,心里能增添一种力量。

大雁是极为守时的,深秋的风一吹,它就开始把迁徙的梦变成现实,引三朋四友,让人来听风数雁,这本是一场生命耐力的舞台大表演。

这样的听雁,周遭静,纯粹的静,静静地听,静静地看,静静地默数。那是凝露冷叹的声音,草叶枯萎的声音,寒风旋转的声音,偶尔会有一声虫叫的声音出现。而最清、最凉、最劲的声音,绽放在高空,那是雁阵。

心中又涌起了莫名的感动,雁是秋天的胡琴,胡琴是南飞的雁。岁月里还有什么声音能够这样美?我唯一能做的,就是闭着眼睛,在心里画一种境界,风吹过,发微动,雁是我内心的艺术。能陪我来听这场雁的艺术表演的,是心。

听父亲说,大雁南飞是一种洗礼,也是一种挚爱。在南飞的过程中,大雁的爱情尤显坚贞。雁阵里很少会出现单数雁,大雁一生从不独活。一只母雁若在半途死去,另一只公雁也会自杀或郁郁而亡。我听大雁的叫声,有时会听出那声音里的凄楚,或许是单雁不飞吧。雁在,爱才在,我深深地懂得。

秋空出奇的静谧,然后是雁声穿越而来,蔚蓝而又澄明。情依依,霜淡淡,万水千山,用心灵来听雁。



到陕北去过多次,但都未曾与雨蒙面。这次,不知是上天为了弥补我的缺憾,还是巧合,刚进入黄土高原,雨便扑面而来。那不是北方深宫殿前的梧桐雨,也不是江南水乡特有的杏花雨,而是如丝般飘洒、不紧不慢的细雨,这在黄土高原是很难看到的,这也是陕北秋雨的特色。

从洛川再往北,全是一座座黄的山岭或一道道黄的山梁,绵延不断。我们的车沿着高速路,在寂寞的黄土塬间寻求着突破。路如飘带似的在山间挥舞着,似乎没有尽头,而塬也显得漫长。

举目四望,视野所及,苍苍茫茫,一望无际。雨如一位雕刻家,在塬面上创作着自己的杰作。那数不清的梁峁,被雨水雕刻得千姿百态,形状各异,像巨蟒,像雄狮,像大象,像巨人,盘踞在这广袤的黄土高原上,正蓄势待发。

树很少,少到哪座山上有几棵树,都能数得清。伴随着树的,是光秃秃的山,或是即将走向衰败的野草。布满沟壑的塬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,我的目光在那沧桑中游走着,宽广无比的高原山包和纵横交错的沟壑,描绘出一种辽阔苍黄的美。

连绵不断的黄土高坡此起彼伏,没有喧闹,没有嘈杂,一片寂静,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鸡鸣、狗吠、机器声,升腾起几缕袅袅炊烟,使空旷寂静的高原显得更加静寂。陕北有一种荒凉,更多的是一种力量。那层峦叠嶂的山脉,仿佛是大海的波涛,一浪接着一浪,涌涌不退,大有排山倒海之势。

雨是秋的心情,一点点的思恋聚集起来,如丝如织地潜伏于高原、山野、田园、谷底,人驻于溪涧、河沟,飘飘洒洒。那细雨完全被干渴的黄土给吞并了,没有一丝声音,消失得无影无踪,塬面上是湿的,塬脚却是干的。

偶尔,一座窑洞便跳跃而出,成为高原上一道夺目的风景。那砖砌的拱门、木雕的巨大窗子,质朴的勾画了陕北人的居所。陕北窑洞是对生活的赞美,再没有一种建筑能够如此和谐地与自然融为一体了,因为建造这些居所的工匠们潜意识里对自然有一种亘古的膜拜,他们知道如何把自身的需要和展现艺术的愿望始终体现在自然之下。

所有的窑洞都建在阳光充足的山坡

上,好让人们始终与太阳友好相处;所有的窑洞至少有四面与泥土接壤,好让自己在泥土的怀抱里享受无尽的温存;还有窗上朴素的窗花,贴在石碾子、猪圈里、门口树上的福祈,无不充满对生活的赞美和对造物主的感恩。

沉浸在秋雨中的村庄,都陷入混沌,所有的人都消失得无踪无影,而弥漫在细雨中的窑洞,则显得更加质朴、宁静、幽美。

雨,犹若一位不远千里爬山涉水的旅人,坐着风的四轮马车,在黄土高原上奔跑着,用它的纤指,在天地间,捻拨一把竖琴,悠悠绵长的旋律,轻轻叩击着大地,恬淡而舒静。

间或看到一片片临路的庄稼地,白色的荞麦花开得格外灿烂,经过雨水滋养的玉米长得更加结实,正在走向金黄的谷子孕育着丰收的果实。溪边郁郁葱葱的树木,疯一样张扬着绿色。在雨的滋润下,曾经被认为只有苍凉的陕北,展现出了它的另一面,透露出了勃勃生机。

虽然那绿色是那样的脆弱,但已让这片土地焕发出了青春。在那荒凉的山梁上,逐渐出现了一排排红色的石油开采机,那像“磕头虫”似的不停晃动脑袋的开采机,昼夜不停地运转着,给周围单调的环境增添了一丝新意。

雨卖力地下着。雨的幕布,在一层一片地飘动,时急时缓,大地一直笼罩着茫茫雾气。曾经干燥的黄土灰尘,毕竟胜不过沉重的雨滴,最后全部被打在地上,变成了泥,渐渐的就成了泥水。

那沟谷里便出现了小溪,混浊的黄河水,喧嚣着争先恐后地向着一个方向奔流而去。一条汇向另一条,使得曾经寂静的沟谷瞬间显得异常拥挤。黄土沉积的河岸,在水流的冲击下很快塌陷滑坡,那充满泥沙的河水变得满面狰狞。河水浑浊而喘息,呼啸而下,卷起半米高的浪头,一个接着一个,从上游聚集起来的雨水拥挤在沟谷里奔腾,把岸边的树草连根拔起,看得人晕眩心惊。

陕北,是一条从久远历史中逶迤而来的河流,是一部让岁月书写了苦难的书。雨走陕北,不为求奇赏景,也不为行路谋生,仅仅是走,边走边看,体会不一样的环境之美。秋雨中行走陕北,有不一样的心境和不一样的收获。

